

抒怀



塘藕满秋

新宁县黄龙镇中心小学 郝兴燕

深秋的荷塘褪尽铅华,荷叶蜷缩成泛黄的卷轴,残荷漂如写坏的信笺。淤泥之下,塘藕正酝酿着秋日最丰厚的馈赠。

挖藕人老陈穿着连体胶皮裤,在齐腰深的泥水里缓缓移动。双手探进淤泥,顺着藕节的走向轻轻摸索,“挖藕要懂藕的脾气。”他说,“性子急的,挖出来的都是断藕。”他的手指能分辨出每一段藕的年纪,就像老农能认出每一株稻穗的成色。

岸边摆着刚出泥的塘藕,还裹着深褐色的淤泥。可掰开来看,藕断丝连,那些银白的细丝在秋阳下闪闪发亮,像是把整个夏天的阳光都织进了纤维里。

巷口的周阿婆每年此时必做藕粉,藕段磨浆、纱布滤净,她总选晴天晒制,她说:“没有太阳的藕粉不香。”其实,她晒的是记

忆——和丈夫在藕塘初遇的秋光。如今,丈夫走了十年,藕粉依旧,晒场却只剩她一人。

黄昏的菜市场,老张的藕摊总是最晚收摊。他的藕分三六九等,最贵的是“对藕”——两节大小相仿,品相完好的藕。“这是夫妻藕,”他向来买藕的年轻人解释,“要成双成对地炖汤才好。”有个常来的姑娘总是独自买一节藕,老张就悄悄多放几颗红枣在她篮子里。“单藕要配红枣。”他说,“补血。”

我的厨房窗台上晾着几片藕,是准备晒干了泡茶喝的。藕茶清淡,有股说不出的草木香。昨夜写稿到深夜,泡了一杯藕茶,热气氤氲中忽然想起外婆的话:“藕这东西,身在淤泥,心却通透。”那时不懂,如今看着杯中沉浮的藕干,才明白这原是做人

的道理。

今晨路过荷塘,看见老陈在清洗他的胶皮裤。塘水已经很凉了,他的手指冻得发红。“这是最后一塘了。”他说,“明天就要下霜了。”他的身后,挖过的泥坑里慢慢渗出水来,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

忽然想起没问老陈,挖了这么多年藕,可曾留一截自己尝尝?他笑了,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:“我们挖藕人啊,闻闻泥味就饱了。”

是啊,真正懂得滋味的人,未必都要亲口尝过。就像那些在淤泥深处默默生长的塘藕,它们从不曾见过自己的模样,却把最清甜的部分,都留给了懂得品味的人。而这满塘的秋意,终究是要在懂得沉默的人心里,才酿得出最绵长的回甘。

生活

朋友的女儿小名叫“花猫”,养了一只“宠物鸡”,宠爱至极。我曾见她抱着鸡“亲亲抱抱举高高”,那鸡也格外温顺,从不惊慌。“花猫”还精通“鸡语”,模仿鸡叫能以假乱真。

中秋节我再去时,这只鸡已从“单身贵族”升级为“单亲妈妈”,身后跟着七八只滚动的“小绒球”。原来,这些鸡宝宝是用买来的蛋孵出的,“宠物鸡”是它们的养母。

自打当了妈,它便全心投入新角色,不再粘人,而是带着孩子们在院里自在觅食。因为它们从未感受过人类的敌意,一家子都显得格外松弛。

晚饭时,我问“花猫”:“你的鸡还那么温顺吗?”

文静的她眼睛一亮:“才不呢!它当妈妈后,就和闺蜜闹翻了。怕对方伤害宝宝,只要一靠近,它就竖起羽毛攻击。而且,它现在都没那么多时间陪我玩啦。”看来,“为母则刚”不是人类专利。

“花猫”讲起这些时,眼里有光,语言流畅。我由衷夸赞:“你的童年有鸡为伴,会让你未来面对世界时更有底气。”

回程车上,她又为我们表演了蛙鸣狗吠,满车大人皆惊。朋友叹道:“这些她都懂,就是读书能再厉害点就好了。”

我说:“成功的路不止一条。在这个多元时代,发掘她的长处,必能让她在属于自己的赛道发光。”

车子很快到了朋友家门口,看着“花猫”奔向院子的背影,我心里忽然觉得很温暖。这个世界上,并非所有成长都需遵循单一模式。那只鸡以它的方式诠释着爱与责任;而能听懂动物语言的“花猫”,也必将在自己的天地里,绽放独特光彩。

花猫和她的『宠物鸡』

娄底金星学校 龚志琼

忆情

母亲的姜末肉丸汤

□ 范凯淞

雨夜,躲进街边小店。店主递来一碗姜汤:“不要钱,暖暖身子。”辛辣的香气扑鼻,一瞬间,我仿佛回到了初二那年。

也是这样一个秋夜,我冒雨回家后发起低烧。母亲摸了摸我的额头,轻声说:“别急,我给你做碗姜末肉丸汤,发发汗就好。”

她系上蓝底白花围裙,在厨房里忙碌起来。老姜洗净、削皮、剁成细末。我说不爱吃姜,她笑笑:“姜要细,驱寒才管用。”肉馅里调入盐、生抽、料酒,再拌入姜末,顺着一个方向搅上劲。我凑近想帮忙,她却让我回去休息。

不一会儿,她挤出一颗颗圆润的肉丸滑入沸水,像一朵朵小花在水中绽放。再加入白菜、金针菇,小火慢炖。我眼巴巴等着,她总说:“再等等,让味道融进去。”

汤端上来时,清亮鲜香,肉丸粉嫩,姜末点点,葱花翠绿。我舀一勺汤,热流从喉入胃,暖意涌遍全身;咬一口肉丸,姜的辛辣与肉的鲜美交织,是母爱的温度。我吃得满头大汗,母亲一边为我擦汗,一边轻声说:“慢点,不够还有。”

那一夜,我裹紧被子酣睡如泥。次日醒来,感冒已去大半。走进考场时,心里装着一碗汤给的底气。

后来我离家远行,才渐渐明白:那碗汤不只是一味驱寒的方子,更是母亲无声的牵挂。

秋吟



印象

何嘉丽/摄

随笔

“机灵”梗

岳阳市君山区西城中心学校 肖林海

秋吃水八鲜,赛过活神仙。大湖区的我独爱鸡菱梗——芡实的茎。《本草纲目》载其“可茹,止烦渴,除虚热”,让湖乡人家吃得踏实。

秋风起时,水生的作业潦草得像被风吹乱的渔网。这个总在放学铃响时“嗖”地窜出教室的男孩,作业本上的字迹歪歪扭扭。他家承包着鱼塘和荷塘,父亲早出晚归喂食,母亲守着村口小卖部,日子清简却安稳。

家访时,我撞见水生在厨房炒炆鸡菱梗。他踮脚站在灶台前,锅铲翻飞如渔舟摇橹,青红相间的鸡菱梗落进热油,辣香混着湖水清气灌满厨房。手腕一扬撒上葱花,一盘油亮的炆鸡菱梗便出锅了,那麻利劲儿让我看

呆。

水生转头见我,像被惊飞的水鸟,刚才的飒爽劲儿瞬间没了。水生父母归来邀我吃饭,席间他突然问菜名写法。我蘸水写“机灵梗”,他较真纠正:“是鸡头米的‘鸡’,菱角的‘菱’!”我笑拍他肩:“你在家能烧菜、会抓鱼,是父母的好帮手;在学校扫地、擦黑板抢着干,是大家的小能手。可不就是‘机灵’小子?”他耳根泛红,低头扒饭时嘴角偷偷扬起。

水生父亲送我时苦笑道:“芡实采收季,孩子放学就扎进湖里帮忙。这孩子读书或许没开窍,但下田摸鱼比谁都灵光。”

我点头听着,心里明白:这孩子机灵,只是有些野。课堂上

坐不住,我就换个法子,请他作画——画鱼怎么游,藕如何长,莲蓬几孔。他画得很认真,线条虽然拙朴,却有一股子神韵,仿佛把湖里的生气都揉进了纸里。后来办墙报,我索性请他做“自然角”主编,贴上他的泥巴笔记、水彩速写。他咧嘴一笑,像湖面跃起的阳光,灿烂温暖,干劲十足。

鸡菱梗只在纯净浅滩生长,需肥泥活水滋养。这世上何必人人都做尺子?有人是撑船的竹篙,有人是水底的水草,各有活法。

暮色中的洞庭湖像块青玉。愿水生记得指尖芡实梗的滑腻、舌尖炆菜的辛香,也能在阅读时看见那片滋养他的湖光。